

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 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基本途径

韩娇柔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美丽中国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高阶形态和终极目标。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蕴含新动能、呈现新业态的绿色生产力,有助于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提升生态治理效率、带动生活方式转变、加强区域协同发展,从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从逻辑理路来看,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最新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全新探索,也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生态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当前,新质生产力在赋能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仍因生态技术创新滞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乏力、绿色消费体系不健全、社会治理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而面临梗阻。因此,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产业优化、消费变革、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勾勒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的美丽中国图景。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23CKS047)。

[中图分类号] F124;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9-0006-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9.001

美丽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和未来经济发展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生态文明建设内容中首次提及“美丽中国”的概念^[1];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美丽中国建设”纳入发展战略^[2];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3];2020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五大评估指标: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4];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5]。美丽中国是生态环境优美宜居、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的美好愿景^[6],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内在逻辑。新

作者简介:韩娇柔,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旨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转变涉及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全面优化。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紧张的资源能源约束、有限的环境容量和脆弱的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新质生产力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指引下提出的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7]。高品质生态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新质生产力以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质,契合绿色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重要保障。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彰显出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需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逻辑,并分析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的实践策略,从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动力源泉。

一、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其对社会发展所能带来的巨大贡献,成为学者们积极热议的对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特征和功能,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发挥新质生产力最大价值的实践路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涵等内容进行诠释,指出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例如,邓玲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人才引领、科技驱动、产业赋能和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的新生产力观^[8]。万长松、徐志源等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而不是资本驱动^[9]。李政、崔慧永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力要素不断提升而形成的先进的生产力形式^[10]。刘冬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11]。其二,从发展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更是生产力结构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例如,文丰安、肖华健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更可持续等特征^[12]。李晓华认为,在高新技术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表现出了数字化和绿色化的特点^[13]。杜传忠、疏爽认为,新质生产力主要有创新性、渗透性、提质性、动态性和融合性的特征^[14]。其三,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来看,尽管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周文提出,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新材料和新技术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新技术与生态环境的融合,从而推动产业绿色升级^[15]。曾立、谢俊鹏认为,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日益提升,但西方现代化模式导致的“西强东弱”的国际局势仍然存在,制约了中国的创新发展^[16]。姚树洁、张小倩提出,与全球主要国家

相比,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发展不平衡和人口老龄化等挑战^[17]。这些困境提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还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其四,面对当前社会发展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困境,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例如,张夏恒、肖林认为,要实现数字系统的智能运行,赋能新型生产模式,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涌现^[18]。梁圣蓉、罗良文提出,要以科技创新、释放动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角度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9]。除此之外,刘文祥、赵庆寺还提出要实现现实性的力量,就要将知识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培养高素质人才^[20]。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由传统生产力逐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当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在背景、概念、特征以及路径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形成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不足,需进一步深化;二是对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径的探索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方案;三是对新质生产力在不同领域应用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其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而言对美丽中国建设的作用研究还有待加强。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传统生产力的作用逐渐减弱,而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凸显。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源的投入和规模效应,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往往会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强调可持续性和生态文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符合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为此,本研究将围绕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特征,对如何助推美丽中国建设展开探析,为实现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作用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内涵和特征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创新,核心在于实现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21]。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进步促进生产过程的低碳化、绿色化和效能化,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态治理效率,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动力和保障。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22],其概念的界定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变化的。从时间维度来看,生产力可区分为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人们在利用、改造甚至保护自然中表现出的能力——生产力——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3]。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物质生产能力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飞跃,形成了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要标志的机

械化、电气化传统生产力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以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为代价的外延式经济高速发展。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效能化,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点在于“新”和“质”。“新”指的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治理,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创新,尤其是以前沿技术的创新催生新动能、新结构。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绿色生产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升级。“质”指的是高质量、高效益,强调通过低碳化技术创新改变传统资源利用格局,形成优质高效多层次的现代化供给体系,为“双碳”承诺、生态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证。新质生产力是“新”与“质”相统一的新型生产力,彰显了其以创新为内源动力和以促进经济高质健康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的根本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把握“新”与“质”的要点,在以“新”促“质”、以“质”强“新”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促进经济新发展。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作用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旨归。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碧水、蓝天、净土的美丽人居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新质生产力是一种饱含生态禀赋的生产力模式,具有高科技赋能、高效能生产、高质量发展的鲜明表征,具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生特点。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模式的进阶化创新,即不以简单的数字增长来定义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是在充分考虑自然承载度的范式下生产力的生态化、绿色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4]。这鲜明地阐释了生产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要求,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一,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构筑坚实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能级跃升,它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以绿色发展为基本方向、以新兴产业为主要载体^[25]。通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先进技术的发展 and 运用,带动企业固牢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绿色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激发产业动能,打造资源高效利用、低碳排放、环境友好的产业新格局。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生态环境科技、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有机会获得较大发展。企业将围绕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回收利用等过程逐步实现产业生命周期绿色闭合循环,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为美丽中国建设营造最广泛的客观环境基础。

其二,新质生产力提升生态治理效率,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绿色动力。美丽中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相统一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愈加坚定,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这是经济社会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中人与自然有机互动的进步性认识,进而逐步突破现代化进程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方面的主客

观二分机械论。客观自然的有限承载性和人类活动的无序扩张性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美丽中国建设在强调经济业态变革的同时,还需关注现有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在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智慧环保网络能为污染问题的解决和预防、环保执法效率的提升和环境风险的监测提供科学依据和有力保障。通过绿色技术的发展和绿色创新体系的完善,新质生产力将引领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和效率,推动形成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其三,新质生产力带动生活方式转变,为美丽中国建设培育社会基础。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不仅需要经济层面的发展方式变革,还需要社会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变,如此方能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美丽中国建设培育最广阔的社会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和产业的革新,也是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生态理念有利于宣扬和普及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形成节约、低碳、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环保共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发展生态文明、保护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社会氛围,提升民众对绿色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认同和追求,从而加深社会整体生态保护参与度,助推美丽中国的建设。

其四,新质生产力助推地区协同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区域发展新动能。美丽中国之“美”不是局部性的,也不是一点式的,其“美”在于全局性的协调共进、“和”“美”与共。当前,我国各地区在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技术发展、经济投入、政策工具运用等方面参差不齐,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生态破坏较为严重,水资源匮乏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路径优化提供了可能。例如,可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和算力基地,以承接发达地区数据任务。通过新质生产力加强地区之间技术交流和绿色发展协作,加强区域数据资源共享,实现集成开发利用、资源优化配置,能有效推动绿色经济在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此外,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同地区可以共享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共同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区域协同发展新动能。

三、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理路

生产力影响经济建设,生产力的发展又遵循着经济建设规律,与特定背景下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全新历史阶段,新质生产力深植于马克思对生产力和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回应了现代文明对生态转型的需求,强调生产力发展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一)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美丽中国建设图景中的最新运用

关于生产力,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就进行了深入阐述,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6]。马克思描绘了

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突出了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破坏是由于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开发和对技术创新的盲目追求造成的,这种观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退化。新质生产力虽源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却在本质上与传统生产力形态有所区别。它不仅重视生产力的增长,更强调质的提升,特别是在生态维度上,强调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整合。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呼应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生产力”和“科学生产力”的论述,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深化理解。

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三维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实现价值形态的升级。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图景中,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生态化意蕴,不仅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强的自然先在意识和绿色生产技能,也要求劳动资料饱含低碳高效的科技元素,同时也要求劳动对象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广阔范围内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探讨了生产力塑造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物质生产资料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一观点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在满足人民实际需求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地位。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中生态文明理论的实践要求。这一理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进步,而且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正逐步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向综合考量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生态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样的模式正是美丽中国建设所强调和需要的。

(二)历史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绿色发展实践探索的全新方向

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方向的全新求索,这源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绿色发展的不断探索实践。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28]。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历届党中央领导人立足基本国情,着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正确看待发展和保护的辩证关系,逐步探索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并最终运用于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9]218-230。他号召开垦资源,大力进行物质基础建设,同时也主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资源过度消耗、土地退化、大气和水体污染日益加剧等环境问题,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审视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关系。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强调发挥科技在污染控制、环境优化方面的作

用,明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生态环境提升到经济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高度上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经济建设的目标要求,为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实践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精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同时,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风向,习近平同志擘画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展蓝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的生态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1]的重大论断。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绿色发展探索进入了深化创新阶段,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成果。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未来新科技、新产业变革中抓住机遇,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现实逻辑: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型是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回应

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受制于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工业化生产方式改善了生产力所依存的条件,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逐渐超出资源的承载度和自我修复速度,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激化,人类文明发展对自然环境而言呈现出一种激进的暴力猎取姿态,现代文明的生态化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第一,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来看,新时代以来,这样的需要从曾经的温饱型逐步转向了舒适型。舒适型的生活必然是绿色的、健康的,换言之,生态环境的自然之美是美丽中国的基本前提^[32],民生福祉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优质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命健康最基础的保障;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优化人民群众的发展空间。这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和“人本需要”相结合,对应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回应人民的生态关切。第二,从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视角来看,如何实现二者的双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西方国家的尝试与实践衍生出“浅绿”与“深绿”之争。“浅绿”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奉行技术原则和资源市场化原则;“深绿”主张滞步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把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当成首要任务。本质上说,二者均无法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问题。我国新质生产力蕴含的生态思想与发展思想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理论。一方面要充分挖掘良好生态本身所固有的经济价值,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范围之内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下的生态优势,把生产实践活动有效控制在自然环境的临界值之内。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是实现现代经济生态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

四、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梗阻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产业模式的运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有了全局性、转折性变化,

但是离美丽中国建设“降碳、减污、扩绿、增长”^[33]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新质生产力与美丽中国建设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涉及生态技术的创新研究,还包含了对绿色低碳产业、消费文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这种互动既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因此,探讨新质生产力在赋能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的现实梗阻,不仅是识别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度思考。

(一)原创性生态科技创新相对滞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了2027年和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发展目标^[34]。生态技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能够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催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新模式、新动能。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生态技术创新有助于淘汰落后产能,提供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的新方法,形成绿色发展的新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原创性生态技术储备不足,高端技术研发面临显著瓶颈。主要表现在:第一,新能源、新材料、高效节能降耗等高端生态技术研究仍面临瓶颈和难题;第二,我国缺少完善的生态技术创新链条,“创新孤岛现象”限制了资源、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之间的有效流动,造成科研与市场、产业之间的脱节;第三,生态技术研发所需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地区和机构,导致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缓慢。

(二)绿色低碳领域新兴产业发展不充分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纵深推进,环境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能源利用格局转型的需求日益上升,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35]。低碳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环境污染,促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系数,增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长期竞争力。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低碳产业发展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体现在:第一,我国绿色低碳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部分领域仍然依赖政府的补贴和支持;第二,还未建立起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企业和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产业集聚不足;第三,传统高碳产业的“路径依赖”导致低碳市场活力释放不足,进一步削弱了新质生产力对产业转型的推动作用。

(三)绿色消费体系尚不健全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社会文化的变革,在绿色健康的新业态影响下,绿色消费理念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落脚点,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所需的社会文化氛围。绿色消费是一种健康、优质的现代消费方式,强调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能源需求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传统的高碳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绿色消费理念有助于公众环保意识的建立,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使用,减轻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绿色消费体系还不够健全,主要体现在:第一,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可度不高、信任感不强,传统消费偏好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缺乏

足够的环保知识和绿色消费技能;第二,市场上绿色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不够丰富,价格相对较高,未形成完善的供应链,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购买意愿;第三,绿色消费理念的推广和普及方式单一,公众参与度不高。

(四)新型社会治理协同不足

美丽中国之“美”内涵丰富,既有自然环境优美的外在美,也有物质丰富和精神富足的内在美。山水秀美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中国,发达富裕但生态恶化也不是美丽中国。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质优”,实现天蓝水清树绿与更快更好发展的协调并进是“质优”的基本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多领域、多层级、多形式社会主体的协同推进,需要完善好法制、政策、市场、行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配套保障体系。但是,从实践现状看,第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上还有很多空白之地,削弱了新质生产力的规范性发展,也增加了技术滥用带来的社会伦理风险;第二,有效的政策手段对绿色经济发展持续供给不足,新质生产力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发展潜力未能充分释放;第三,市场机制激励和引导产业升级转型效果不够好;第四,如何让快速积累的绿色经济红利惠及更多地区、更多层次的社会群体还需在顶层制度设计中综合考量。

五、新质生产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才为第一资源、科技为第一要素、创新为第一动力的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革新成为生态治理的强大武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绿色低碳发展铺平道路,消费模式的变革能有效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转变,法制、政策与市场的有效协同能确保生态共治的高效推进。这些元素共同构筑了通往“美丽中国”的多维途径,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加快数字生态科技革新,畅通新质生产力成果转化的高效通道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场旷日持久、涉及社会多层主体的难题和挑战,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能否如期达成的直接影响因素。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市场驱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污降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为生态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和方法。

第一,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的过程^[36],没有颠覆性绿色科技创新为牵引,就难以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美丽中国新质态。要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绿色低碳为导向,以开放合作为平台,探索和发展“新质”范式下的先进技术,共同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铺就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聚合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界的智慧和资源,集中攻克环保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推动原创性和基础性理论研究。建立由科研精英和创新团队联合领衔的研

究小组,实现环境科学与材料科学、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加大生物技术在污染治理中的研发和应用力度,实现环保技术从概念到实践的跃升。

第二,实施新兴绿色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劳动者是绿色生产方式的践行者,新兴绿色科技的创新离不开劳动者的智力支持。只有充分发挥劳动者创新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效能,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美丽中国建设。要不断优化绿色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加大政策、资金和科教资源在绿色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倾斜力度,形成自主培养与送学培养、专业精攻与复合发展、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美丽中国建设战略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治理同步推进的技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绿色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持续动力。

第三,促进绿色科技成果在实践中转化运用。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动态且反复的庞大工程,绿色科技的创新性发展必将为其带来更具价值的实践路径。要将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环境污染防治,打通技术转化及产业化的道路,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提升科技成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转化效率。推动生物工程、数字技术、再利用技术等领域的科技成果向治山、治水、治沙等生态治理的“硬骨头”点位聚拢,建立试点先行区,形成以点带面、以先促后的良性治理局面。要加大智能制造、清洁生产、绿色能源等低碳技术在各行业、各产业、各领域的推广力度,杜绝走“先污染后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全方位加强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多样性、稳定性。

(二)突破低碳产业发展桎梏,丰富现代产业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产业全过程、全要素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理念、新发展、新质效为产业朝着绿色、低碳、高质升级优化提供了新的动能和方向。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面临着传统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乏力、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现实问题,尤其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升级^[37]。这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分析如何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增长与环保的内在统一性。

第一,构筑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物质载体^[38],首要策略是通过新技术的突破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构建基于美丽中国建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这要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摆脱对旧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促进产业向低污染、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模式转变,向更加高效、高质量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创新与产业融合、效率与减污并合,推动现代工业朝着智能化、低碳化方向发展,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以关键性绿色技术突破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现代产业向更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第二,推动形成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制度机制。产业绿色转型对促进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

国建设固然重要,但产业转型的顺利实现还要看制度构建能否有效确保新产业模式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浪淘沙”中站稳脚跟、勇立潮头。换言之,推动产业绿色化升级转型、高效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有效的制度机制保障。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立一套与“双碳”承诺相符的全面、科学、实用的绿色低碳标准,制定严格的环保排放标准和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明确的指引;建立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制度,通过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绿色产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推动形成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污染物处理和循环利用等生态产业重点扶持的政策服务体系,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第三,系统规划布局塑造绿色发展新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技术运用和发展为特点的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阵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含量高、绿色氛围浓、市场前景广,代表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要关注绿色科技的前沿发展,提前在未来信息技术、生态环保、健康医疗等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性部署;通过前沿技术的能力供给,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和新兴技术的产品化;依托数据资源,以数字技术为产业创新提供动力,开辟未来低碳产业新赛道。

(三)推动消费模式变革,促进生活方式向符合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发展方式转变

面对环境压力的日益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消费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广泛、最普遍的社会生活场景,其模式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经之路。在新经济模式下,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新质生产力促进的消费模式变革,要求我们重新定义消费价值观,将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第一,推动形成生态产品的市场定位。明确绿色产品的品牌定位,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改进,降低绿色产品的整体成本,加强质量控制和品牌营销,打造具有市场高认可度和影响力的绿色品牌,引导消费趋向。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绿色产品信息的透明化,建立健全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和绿色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完善和普及环保标识系统,让消费者通过标签识别、扫码等便民操作轻松获取产品从源头到销售的全链条绿色化信息,增强绿色产品的市场信任度。同时,不断完善绿色产品价格生成机制和价值评估机制,加强市场监管,确保绿色产品价格的合理性。

第二,增加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美丽中国建设,一方面需要含“绿”量更高的劳动资料,包括低能耗、低排放的硬件设施,为生态产品的产出提供硬件支持。进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深入分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偏好,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丰富绿色产品品类,满足不同消费层次和群体的绿色消费需求,实现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的有效匹配。另一方面,要提供包括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在内的全方位绿色消费服务,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供

应链的实时监控管理,提升服务效率,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形成良好的绿色消费氛围。

第三,促进达成绿色消费的广泛共识。广泛倡导绿色文明价值观,引导公众消费心理,推动绿色消费知识的广泛传播,引导消费者从追求即时满足转向重视产品的环保属性。通过教育培训、公共宣传和社会动员等手段,在全行业和社会层面深化公众对生态、绿色理念的认同,实现从生态意识的觉醒到绿色价值认同的跃进。结合传统美德与现代消费理念,加强与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合作,建立具有积极示范效应的绿色消费行为社会规范体系,例如通过展示大多数人参与的环保实践,强化个体参与同类行为的倾向,从而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的普及化,形成推广绿色消费的强大社会动力,构建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

(四)完善多层次协同治理架构,释放新质生产力在生态共治中的全域动能

构建支持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多元社会治理框架,需要法律、政府和市场的有效协同。其一,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引导其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其二,新质生产力在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既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监管和引导,又需要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控和激励。通过多元化的治理结构,推动形成高效、适应性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良性健康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新动力。

第一,推进生态法制顶层设计。法制规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保障,也是确保美丽中国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生态法制保障,尤其是强化企业行为中的环境保护约束。要持续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环境影响评估法和污染防治法等“多法共治”的绿色法制体系,通过法律的规范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效能的释放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要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进一步修订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弥补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在法律规范方面的空白和不足;要进一步界定企业的环境责任,强化执法监督,因地制宜采取环境规制方式。

第二,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和引导。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其在组织协调、资金支持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指挥控制,不断优化绿色产业市场环境,打破市场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管理机制。同时,加强绿色产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基于大数据感知技术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对有违环保要求的法人、企业实施动态监测和惩戒,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绿色成果分配公正合理。同时,也要对新兴产业和技术进行规范管理,防止技术滥用带来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风险,确保其发展符合美丽中国建设要求。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的调控和激励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使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断迸发活力和创造力^[39]。要充分调动市场机制活力,引导各类

要素资源向新质生产力聚集,建立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型生产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绿色转型方面的激励作用,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部分乃至全部抵消其“遵循成本”,从而降低碳排放,促进碳排放绩效的改善^[40];要依靠市场价格和供求机制,激发企业在绿色前沿技术方面的原始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中实现生态技术的不断创新,促进绿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六、结语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更是实现社会转型与生态平衡发展的关键。它代表着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追求,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现代诠释。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问题^[41]。新质生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探索,是一个多方协同、持续优化的过程,超越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解,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具体化为行动方案和探索。这要求制度设计与市场活力相结合,社会共识与个体行动相协调,不仅要关注经济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通过多元协作与共同努力,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将逐渐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3-25.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1).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0-02-28].<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7/5488275/files/6ce9b3c3ca444e309b3b268dd076eba6.pdf>
- [5] 本报评论员.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3-07-20(1).
- [6] 徐海红.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愿景与实践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23(4):10-16.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 [8] 邓玲.习近平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蕴及时代意义[J].学术探索,2024(5):1-8.
- [9] 万长松,徐志源,柴亚杰.新质生产力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6.
- [10] 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29-144.



- [11] 刘冬梅,杨瑞龙,朱旭峰,等.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J].中国科技论坛,2024(3):1-5.
- [12] 文丰安,肖华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探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3-23.
- [13] 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J].人民论坛,2023(21):15-17.
- [14]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5]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4(2):114-124.
- [16]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经济纵横,2023(12):29-37.
- [17] 姚树洁,张小倩.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2-128.
- [18] 张夏恒,肖林.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逻辑框架、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J].学术界,2024(1):73-85.
- [19] 梁圣蓉,罗良文.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焦点难点与关键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24(7):10-17.
- [20] 刘文祥,赵庆寺.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13-23.
- [21]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22] 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58.
- [23]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9.
- [25] 许恒兵.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南京社会科学,2024(3):1-9.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4.
-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9.
-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9.
- [32] 秦书生,胡楠.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分析与实践要求——关于习近平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思辨[J].环境保护,2018(10):9-12.
- [33] 柴麒敏.美丽中国愿景下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J].环境保护,2022(6):21-25.
- [3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1-12(1).
- [35] 王金南.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J].红旗文稿,2023(16):4-8.
- [36] 贾若祥,王继源,窦红涛.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J].改革,2024,(3):38-47.
- [37] 孔少华,何群.“十三五”文化产业供给侧要素创新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4-31.
- [38] 张新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4(4):20-26.

- [39] 周文,何雨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财经问题究,2024(4):3-15.
- [40] 戴俊,傅彦铭.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9):55-63.
- [41] 秦书生.习近平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要求[J].党的文献,2018(5):28-35.

The Logic, Main Difficulties, and Basic Approache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n Jiaorou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is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is a high-level form and ultimate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a green productivity that contains new kinetic energy and presents new formats, helps promote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mpro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drive lifestyle changes,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From a 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is the latest application of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CPC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new productive forces still face obstacles due to lagging ecolog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weak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incomplete green consumption systems,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consumer change, social governance, and other aspects, to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 high-qu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o outline a beautiful picture of China with bluer skies, greener mountains, clearer water, and a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文丰安)